

第七回 陳災兆青心含情 解凶星紅鸞弔燕

詩云：

雲欺月色霧欺霞，風妒楊枝雨妒花；縱使自憐珠有淚，可能終信玉無瑕。

杜鵑啼處三更夢，靈鷲飛來八月槎；莫道風流容易邁，錦屏心緒亂如麻。

吳大陷害雲客一事，只為有關體面，故此下個毒手。一出府門，便生計較道：「看這賊奴，原像個斯文人。只因我連日下鄉，不想妹子做這件勾當。今日幸得不分不明，送他監裡。此後覆審，加些刑罰，倘若從實招出，我的體面倒不好看。若是聽府支移到錢塘，果是秀才，又寬他幾分了，後日反做一冤家在身上，又似不妥。」

反覆思量，忽然悟道：「不如將些銀子，在府房中捺起申文，也不要再審。

只吩咐監門禁子，不許送飯與那賊徒吃，過一兩日，自然餓倒下來。那個剖明此事？我的體面暗暗裡全了，豈不週到？」

看官，那吳大這樣算計，就是活神仙，也難救得趙雲客，看看的要餓死了，不要說兩位小姐、一個蕙娘將來無窮懊恨，就是我做小說的，後面做甚出來？若真要雲客出頭，不是知府救他，定是鬼神救他，方才免這場大禍。誰知那二項，一毫不見影響。

正是：

甕中捉鱉，命懸手下。

我只得將趙雲客，暫時放在一邊，聽他餓死便了。且把吳小姐歸家之事，說個下落。

卻說絳英小姐，被哥哥撞見，著家人仍送到王府中。自侮命運，累及雲客，無辜受禍。一日不曾吃飯，哭得手麻眼暗，漸到王家府前，家人叫一肩小轎，請小姐上岸。

絳英含羞忍恥，上了轎子，隨著梅香，竟進王家宅門。家人通報，吳小姐到來。夫人小姐親自迎接，見絳英花容憔悴，夫人道：「小姐臉帶愁容，莫非家中與嫂嫂淘些閒氣麼？且進房去吃茶。」

玉環攜手進房，含笑問道：「姐姐到家，有甚麼閒氣，如此不歡？」

絳英但低著頭不說。玉環不好再問，只喚侍女，快備夜飯，且待宵來，細細問他，心上想道：「又不知我的事體，可曾料理？」

私問絳英的梅香，梅香不敢直說，應答模糊，也不明白。

到夜來，銀燭高燒，綺疏掩映，排著夜飯。兩位小姐，只當平日坐談的模樣，玉環再三勸酒，絳英略略沾唇。夜飯完後，侍女出房，兩個促膝而坐。

玉環小姐道：「姐姐，你的閒氣且慢慢的講，只問你昨日事體如何？」

此時絳英不好相瞞，只得說個明白。道是：「妹子不知，今日為我一人，弄出許多禍事，且並要帶累你，為之奈何？」

玉環道：「莫非趙郎敗露，他竟不別而行麼？五百金小事不與他也罷，只是教他得知我前日與你說的意思才好。」

絳英把私隨他去，撞著大兄等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

又道：「我只恐獨來聘你，教我無處著落，故此先要跟他。誰想這般禍種，倒因我做出來。幸喜妹子的事，一毫不走漏。但趙郎為兄所陷，不知怎的下落？」

玉環聞得此言，心中雖則一驚，卻也倒有門路，對絳英道：「既然此事不諧，前日原是我央你去的，我也不怪你。為今之計，只先要打聽趙郎的消息，便好相機而動。」

絳英道：「我如今也顧不得體面，過一兩日，還要歸家，與哥哥說個明白。他若必要害趙郎，我便與他做個撒手的事，看他如何安放我？」

小姐道：「不要草率，明日先打發梅香歸，探聽一番，再作道理。」

這一段，也是私房的話。只不知趙雲客的救星，可曾落在下界了？吳大自府回家，也不說長說短，睡了一夜。

次日早晨，吃了飯，身邊帶著幾兩銀子，將二十兩送與府房，捺起申文，將四兩付與禁子，不容他買飯吃，只待三四日後，遞個病狀與知府，又將三四兩銀子，與府堂公差，償他昨日幫襯的禮，自己道做事周匝，完了府堂使用，又往到朋友家去乾別項事。趙雲客自昨晚進監，監門又要使費，公差又索銀子，牢內頭目，又要見面錢，滿身衣服，俱剝了去。夜中苦楚，不可勝言。

挨至第二日午後，還沒有飯吃。異鄉別省，全無親戚，可以照顧。只道命犯災星，定作他鄉冤鬼。那曉得紅鸞吉曜，一時弔照起來。

揚州府有個獄官姓秦，名衡石，號程書。他原籍湖廣武昌府貢監出身，雖是個獄吏，平日間極重文墨的。有一妾生兩個兒子，一個就在揚州府進了學，一個還小，在衙內讀書。他奶奶親生一女，名喚素奴，因他母親日夜持齋念佛，止生這一個女兒，故取名叫做素奴。

素奴長成，精通書史，自己改名素卿，年方一十八歲。人才風韻，俊雅不凡。那秦程書本日親到獄中，查點各犯，原是舊規。做了獄官，時常要到獄中查點的。只見各犯唱名點過，臨了點到趙雲客，說道：「那人新進獄門，本司還不曾見面。」

想是犯人進監，獄官原有些常例的，故說此話。又見趙雲客一表人才，赤身聽點，問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犯什麼事，到此獄中？」

雲客俯身跪訴道：「生員趙青心，原是杭州府錢塘縣學生，家裡也是有名的，薄產幾千畝。前日有事到揚州，帶些盤費過來，在街上買一拜匣。不想是府中吳秀才家的。昨日早晨，大霧中開船回去，正撞壞那吳秀才的船。被他狼僕數人，亂打一番。窺見生員船中，買些貨物，頓起不良之心。以拜匣為名，冤屈生員做賊，把行李貨物，都搶了去。父母老爺詳鑒，生員這個模樣，豈是做賊的？知府不曾細察，堂上公差，又俱是吳家羽翼，一時就推到監裡。生員家鄉遼遠，無門控訴。伏望老爺大發慈悲，救生員一救。」

秦程書見他這一副相貌，又兼哀訴懇切，心上就發起慈念來，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後日審究，自然有個明白，本司今日也做不得主。但是見你哀辭可憐，果然是文墨之士。本司保你出去，在衙裡住幾日，待審明白了，再理會。」

禁子得了吳家使用，稟道：「這是本府太爺要緊犯人，放不得出去的，夜來還要上押牀，老爺不可輕易保他。」

秦程書喝道：「就是府太爺發監的犯人，不過偷盜事情，也不是個斬犯，你便這樣阻擋。」

禁子不敢攔阻，任憑獄官領雲客到衙裡去。

原來秦程書最怕奶奶，奶奶平日敬佛，不許老兒放一分歹心，又因大兒子在學裡，一發把斯文人尊重，對雲客道：「我衙內有個小兒子。你既是秀才，與我兒子講些書史也好。」

一到衙中，把些衣服與雲客穿了，著他住一間書房裡教書。一日三餐，好好的供給他。只因雲客是個犯人，時常把書房門鎖好，鑰匙付奶奶收管。大兒子出外與府中朋友做放生會，每人一日，積錢三文，朔望聚錢，雜買魚蝦之類，於水中放生，以作善果，這也是奶奶敬佛的主意。

是晚回衙，聞得父親保一個斯文賊犯，在書房教兄弟的書，便到書房相會，說起詩書內事，雲客口若懸河，隨你百般盤問，毫無差誤。

大兒子故意要試他才情，就對雲客說道：「今日小弟做放生會，各友俱要賦詩紀事。小弟不揣，欲求兄代作一首，未審可使得？」

雲客謙遜一香，提起筆來便寫，立成放生詩一首云：

四海生靈困未休，魚蝦何幸得安流；腐儒僅解開湯網，塵世誰能問楚囚。

蟲孽未消終有劫，風波難息豈無愁；放生莫放雙鯉去，恐到龍門更轉頭。

大兒子見了此詩，贊歎不已，到裡面對父母道：「那書房中的犯人，果然文才淹博，相貌過人，後日必定大發的。只是吳秀才冤屈他，也覺可憐。」

妹子素卿，在房中聽見哥哥說話，心內也要去看他一著。到第二日，程書出衙理事，兩兒外邊遊玩。衙內無人，素卿與母親散步到書房邊，一來隨意閒遊，二來看那書房中的犯人。門縫裡張了一會，見雲客身材俊秀，手裡拿一本書，朗吟詩句云：因貪弄玉為秦贅，且帶儒冠學楚囚。

素卿頗曉詩書，聽雲客朗吟詩句，便有些疑惑起來，想道：「人家屈他做賊，其實不像個賊料。他這吟的詩句，倒有些奇怪。莫非是一個風流才子，到這裡來？婦人面上有甚勾當，被別人故意害他，也未可知？且到晚間背了母親，去試他一試。若是果真冤枉，便與父親說知，盡力救他，後來必有好處。」

你道素卿為何頓發此異想？原來素卿自小生性豪俠，常道：「我身雖為女子，決不要學那俗婦人，但守著夫妻兒女之事。」

瀨水擊綿，救亡臣於飢困，盤餐加璧，識公子於逋逃。便是父母兄弟，一家男女，無不敬服他，道他是個女中男子，並不把女兒氣質看待。他要人看，就依他看人，他要遊玩，就依他遊玩。素卿也有意氣，平時見了庸夫俗子，任你王孫富貴，他竟毫不揣著。

那一晚，乘衙內無人。母親又在佛前禮拜，私取鑰匙竟把書房門開了。雲客忽見一個女子，韻度不凡，突然進來，反把他一嚇。只因近日監中，一番磨難，身上事體未得乾淨，那些雲情雨意，倒也不敢提起。見了素卿，拱手而立。

素卿問道：「官人何等人家？犯法羈住在此？」

雲客哀告道：「未審姐姐是誰？小生的冤，一言難荊」素卿道：「我就是本衙老爺的女兒，名素卿，平生有些俠氣。官人有事，不妨從直說出。我與父親說明，當救你出去。看你這等氣質，決不是做賊的。緣何他家冤你做賊？想是你有甚麼婦人的勾當，被人害你麼？」

雲客道：「這個倒沒有，小生家裡還未有妻子，外邊安敢有甚歹事？」

只把監內告秦程書的話，說了一遍。

素卿道：「這個不難。待我與父親商量，算個出脫你的門路。只是有句話對你說，我一生率性，有話就說。不像世上婦人暗裡偷情，臨上身還要撇清幾句。」

你既是沒有妻子，犯了屈事，在這裡來，倒像有些緣法。你若是此冤昭釋，後日富貴，慎勿相忘。」

雲客謙恭盡禮，但要營求脫身，圖謀玉環小姐的約，那裡又有閒情敢與素卿纏擾？誰知不纏擾素卿，倒是極合素卿的意思。素卿仍鎖書房，行至裡面。暗裡自思道：「那人有才有貌，有禮有情，並不是世上這般俗人見了女子，滿身露些賊態。我家哥哥大發之言，定是不差。」

當夜便私自出房，再到雲客書館。

原來素卿在家中，人人畏慎，並沒有一個敢提防他。雲客坐到更餘，接見素卿，就不像以前的樣子了。攜手謝道：「小生趙雲客，在危疑困厄之中，蒙小姐另眼看承，實是三生有幸。不知以後，怎樣補報？若能夠脫身羅網，得遂鸞鳳，一生的恩情，皆小姐所賜。」

素卿直性坦蕩，見雲客這般言語，自然情意綢繆，委心相托，竟把姻緣二字認得的的真真。

古語云：「一夜夫妻百夜恩。」他就像一千夜還放不下的念頭。

愛月心情，遇著惜花手段。想是趙雲客前世在廣陵城裡種玉。故所遇無非嬌豔，必定受恩深處，自有個報答春光。

但看後日如何？且聽下回表白。

評：從來作小說者，經一番磨難，自然說幾句道學的話。道是偷婦人的，將來果報，定然不爽。是何異欲嗜佳餚，而訾其後來臭腐，令人見之，徒取厭倦而已。昔湯臨川序牡丹亭有言，自非通人，恒以理相格。第雲理之所必無，安知情之所必有？旨哉斯言，足以藥學究矣。